

生命的缺憾让艺术补偿

——怀念阿莹先生

○康守永



秦腔《李白长安行》演出时，阿莹登台与演员们交流
作者供图

他说，管文化那几年，有了地利之便，常泡在档案馆里。长安画派的故纸堆，他一页页翻过去，竟翻出了感情，翻出了思考。他写何海霞，写刘文西，写崔振宽。有一回通电话，说正在深圳采访王子武。我惊讶：你怎么还这么下功夫？他笑：这样才能有第一手材料。后来他把这些文章集结成《长安笔墨》，我才明白，他不是跨界，是在三秦大地上深挖。

更让我没想到的，是他钻进了传统戏。他创作的秦腔剧本《李白长安行》，在易俗社排演，西安城里动静不小。他发来剧本，说“提提意见”，当然是客气。我也真就斗胆说了几句。他说，改，一直在改。后来发来演出照片，舞台背景上悬着大幅书法，是李白的《将进酒》。他来说电话：“想把原来的背景字换掉，你写一幅吧。”我大胆写了，他也大胆用了。

阿莹说：“你的字在舞台上挂着呢，你该来看看。”我当真飞了一趟西安。晚上看完戏，他拉我上台，让我讲几句。对着一众演员，我没法拒绝他的真诚。我说了三个“没想到”——没想到这题材能演绎得这样曲折动人，没想到演员演得这样精彩，没想到秦腔竟能让我这个外行看得泪水潜溢。这是我的真心话。他在一旁听着，笑得满足。舞台的灯光打过去，他站在那里，身板挺直，英气逼人。那一瞬间，我忽然觉得，他不像个官员，不像个作家，倒像个虔诚的守灯人，守着传统戏曲那盏忽明忽暗的灯。

得，他不像个官员，不像个作家，倒像个虔诚的守灯人，守着传统戏曲那盏忽明忽暗的灯。

最后一次见面，是在西安。我要请他吃饭，他说他来安排。约到地方，聊的是新方向——他接任了黄陵基金会会长，想从书画角度，把两岸的资源调动起来，为黄帝文化做点事儿。那天他说了很多，眼里又有光了，像当年聊陕北的歌剧。可惜，许多事还没来得及

及落实，竟成了永别。后来常通电话。他说想把文字整理整理，出套作品集，要我题写书名。我说西安乃至全国书法大家那么多，我一个无名小卒。他说：“没关系，就你写，我喜欢。”我写了，手机拍了照片给他看，还没定稿，说见面再商量。只是，再也见不着了。

阿莹先生官衔高才气也高，却没有一点架子。跟他在一起，永远在聊创作，聊艺术，聊他最近又挖到了什么好东西。更重要的是，他太勤奋了。以他的条件，完全可以舒舒服服地享受生活，可他不行，他把自己压得像个“码农”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堆叠，成文，成章，成作品。每一页纸上，都渗着心血。1977年开始写作，到如今，歌剧、话剧、秦腔、散文、小说、画论，一路写过来，一路拿奖。2021年，那部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《长安》，改了十五六稿，他说，“完成了心底的一个夙愿”。写的是军工人，也是他自己——一生都在沉默中用力的人。

以今天的生活条件和医疗水平，71岁，委实太短了。苏轼《次韵答子由》云：“好语似穿珠。”先生一生，便是那穿珠的人。如今珠子还在，穿珠的人，却走了。

但生命的缺憾，只能用艺术来补偿。他留下的那些文字、那些戏、那些舞台上的光，会替他一直活着。

初访香华山

○冉学东

我与富平香华山的缘分，一半源于地缘相近，一半出自故友情深。文友康兄生于斯长于斯，曹村的水土养出他一腔赤诚，他对故土的热忱，也让我对这片土地始终怀着一份别样的向往。五年前的一个夏初，我受他邀请，终于踏足香华山，前去探寻那藏在云端深处的“二圣洞”秘境。

香华山雄踞渭北高原，是桥山的余脉，与虎头山、金粟山、频阳山比肩而立，宛如一幅天然长卷横亘东西。其时春意正盛，山涧沟壑里草木繁茂，草药的清香气弥漫在风里，引得不少采药人背着药篓，穿行在山间小径上。香华山虽没有西岳华山那样的奇险峻峭，却自有一种雄浑开阔的气度——它与黄河同饮一脉活水，和秦岭遥遥相望，骨子里天生就带着一份灵秀之气。当地人传说，这座山汲取了华山的神韵，又融合了草木的芬芳，因此得名“香华山”，而二圣洞，正是这份神韵凝聚之处。

我们顺着乡绅捐资修造的曲折小径，在荆棘藤蔓间穿行，寻洞的路程，更像是一场与山魂的对谈。我望着蜿蜒向上的石阶踟躇不前，康兄好似山中隐者，开口对我说道：“你看这山势，是不是像仙人炼丹的丹炉？二圣洞里曾住着医仙和农神，一位尝百草救治万民，一位传授耕织养活苍生，他们的传说，比这石阶还要久远。”他的话音像山风一般吹走了我的困顿，我咬咬牙跟着他继续向上，爬到两百多米高处时，双腿已经重得像灌了铅，他按住我的肩膀笑说：“别急，当年贾岛在这里吟诗，还为‘推’‘敲’二字反复思量呢，好风景哪能不经一番跋涉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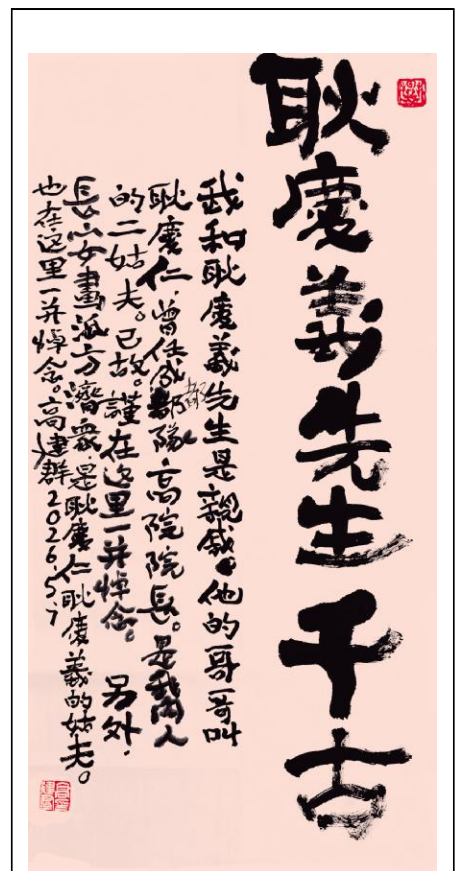
等日头升到中天，我们终于走到了峭壁顶端。二圣洞藏在浓密的树荫里，阳光透过叶隙落下来，像碎金铺满了洞口的青苔。刚一进洞，清凉之气就扑面而来，湿润的空气里混着草木与岩石交融的香气，薄雾在

嶙峋怪石间慢慢浮动，仿佛仙人方才离去。洞中的钟乳石，有的像药杵，有的似织梭，恰好印证了二圣的传说。我们在洞中转悠了许久，看着光影在石壁上缓缓变幻，直到暮色渐沉才动身离开。下山时碰巧遇到山民采摘花椒，他们手指被刺得通红也不停歇，我忽然豁然开朗：这座山的灵秀，本身就是山民坚韧精神的映照啊。

在山脚的农家乐，龙柏茶的甘醇还留在舌尖，康兄已经带着我往曹村去了。贾岛墓园在村东，那里柏树参天，碑石肃立。“你知道吗？贾岛晚年就在这里隐居，‘移家虽带郭，野径入桑麻’，写的就是曹村啊。”康兄指向墓园旁的文化馆，又说道：“贾平凹先生来过这里，挥笔写下‘推敲’两个字，现在刻在碑上，你看这笔力，既有贾岛诗的瘦硬，又有关中的浑厚。”

馆里陈列着陕西文化名流书写的贾岛诗作，康兄对富平的风物掌故都烂熟于胸，一谈起贾岛就兴致勃勃，我也乐得听他讲那些旧故事。这时，他又和我聊起贾岛当年的趣事：“当年他骑着驴经过长安街，琢磨不定‘僧敲月下门’好还是‘僧推月下门’好，不小心冲撞了韩愈的仪仗，反倒留下了这段诗坛佳话。后来，他被贬到富平，还常来香华山采药，说不定今天我们走的这条路，他当年也走过呢。”我望着窗外的山影，忽然领悟过来：贾岛的“推敲”，和二圣的救世，其实是异曲同工——都是在岁月里磨出一份执着、一份对天地人心的敬畏。

返程路上，山风送来了花椒的麻香和柏叶的清苦。我想起二圣洞的幽静、山民的勤劳、贾岛对诗句的痴心，忽然明白：我和香华山的缘分，从来不止于眼前看到的风景，更是和这片土地灵魂的相遇。它让我懂得，所谓“不解之缘”本就是山水、传说与人心交织出的馈赠，就像贾岛的诗，经得起岁月反复“推敲”，越品越觉绵长。



耿庆义先生千古

我和耿庆义先生是亲戚，他的哥哥叫耿庆仁，曾任成都部队高院院长。是我内人的二姐夫。已故。谨在这里一并悼念。另外，长安画派方济众是耿庆仁、耿庆义的姑父。也在这里一并悼念。

高建群
2026年5月7日

不认识铁锹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我们早已和土地渐行渐远，连记忆里熟悉的泥土气息，都变得越来越陌生。

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，后来虽然在城市安家立业，可心底最柔软的角落，始终拴着那片生我养我的乡土。城市的霓虹再繁华、高楼再密集，也抵不过乡间田埂上的一缕清风、一抹绿意。我爱乡村，这份爱是刻在骨子里的眷恋，是融进灵魂深处的执念，更是无论走出去多远，回头望去，始终扎在泥土里的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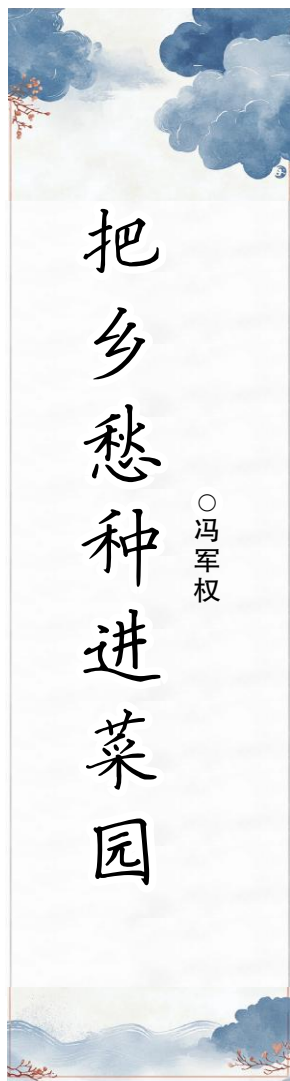
近来，我居住的城市郊区忽然兴起了共享种菜的热潮，这对我来说无疑是意外之喜。我几乎没有犹豫，当即就租下了一小块地。几位生在城市、长在城市的朋友听说这事，居然也兴致勃勃，纷纷跟着来租地入伙，嚷嚷着要体验田园生活。

下地第一天的一幕幕，直到现在我回想起来都忍不住发笑，也更坚定了我守着这片菜园、守住这份初心的决心。这群平日在职场上游刃有余的朋友，一脚踏进田间地头，瞬间就成了摸不着门道的“门外汉”。翻地、起垄、筑田埂，这些在我眼里再寻常不过的农活，到了他们那里，就像读天书一样，每一步都无从下手，更别说搭茅草屋了。更让我哭笑不得的是，居然有人连最基本的农具都认不出来。

那天我忙着整理地块，随口吩咐一位朋友去园子门口拿一把铁锹。他满口答应，兴冲冲地转身就走，没一会儿就拎着农具回来，一脸邀功似的递到我面前。我定睛一看，当场忍不住笑出了声，旁边的人也跟着哄堂大笑。他手里攥着的哪里是铁锹，分明是一把锄头。

说到种菜的环节，闹出的笑话就更多了。有人攥着一把菜种子，不知道播种要讲稀稠深浅，居然一股脑全倒进了同一个土坑里。认不出菜苗的，更是再正常不过。还有人浇水，对着刚栽好的菜苗一顿猛灌，把小苗冲得东倒西歪，有的甚至被连根冲起来，冲到了田埂边上。城里朋友种菜的好笑之处还不止这些：你看他们穿着西装衬衫，下班后弯腰松土、蹲在地里拔草，那副小心翼翼、恭恭敬敬侍弄的样子，和这片自在朴素的菜园格格不入，看着违和又好笑。

搭棚子就更有意思了。材料都备齐了，让他们打打下手都费劲。我在架子上每要一样工具，他们都得翻找半天，刚递上来钳子，转身就不知道把它放哪儿了。说起把三角形的稳定结构用在木架搭建上，更是完全理论脱离实际。本来只是在田埂上搭一个简易的茅草屋，他们有人西装革履蹲在菜园里，对着立起来的架子木料比划尺寸，有人对着地上的木料比来比去量长短，有人扶着梯子递锤子钉子，还拿着锤子乱敲一通……等我下来检查的时候，只看见木料歪歪扭扭，支架东倒西歪，而他们踩着精致的鞋子站在泥里，一个个满头大汗，手忙脚乱。本来设计好的三角形屋顶，莫名其妙变成了梯形。我没办法，只好请同样



冯军权

有农村生活经验的朋友来帮忙，人家三下五除二就把棚子搭好了。

这伙城里来的朋友，看似处处小心，却总是手足无措；明明满心认真，却偏偏到处闹笑话。看着他们笨手笨脚地侍弄菜苗，满头大汗却乐在其中，我一边觉得好笑，一边又生出许多感慨。他们向往田园的诗意，却不知道诗意背后，是面朝黄土的辛劳，是一锄一犁的踏实。

笑着闹着，我不由得深思起乡村振兴于我们而言，藏着这样一层深意：城乡融合从来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，其需求早已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。我们总说教育孩子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，可倘若连孩子的父母都不认识农具，分不清韭菜与麦苗，不懂得春耕秋收的辛劳，不明白“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”最本真的道理，又该如何教孩子感知劳动的价值，懂得一粥一饭来之不易呢？

在我们的共享菜园里，我发现租户大多是像我一样，从农村走进城市的人。我们带着对故土的牵挂、对田园的眷恋，在这片小小的菜地里寻一份归属感。我们握着农具翻动泥土，种下的不只是蔬菜，更是对故乡的思念、对质朴生活的向往。我们虽在城市奔波忙碌，心底却始终留着一方田垄，渴望触摸泥土的温度，找回那份最本真的快乐。

不认识铁锹真的不可怕，不认识锄头也无须羞涩。真正可怕的，是我们渐渐远离了土地，遗忘了劳动的初心。这片小小的共享菜园，不仅是安放乡愁的角落，而且是连接城乡的纽带。它让城市人走近土地，感受耕耘的乐趣；也让我们这些游子守住心中的乡愁，守住农人的根脉。

愿越来越多的人能走进田间，触摸泥土，懂得劳动，热爱土地；愿城乡相依，乡愁有处可栖，让这份最质朴的生活智慧，代代相传、生生不息。